



劝导

Persuasion

[英]简·奥斯丁◎著

李一丹◎译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劝导

Persuasion

〔英〕简·奥斯丁◎著

李 丹◎译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劝导 / (英) 奥斯丁 (Austen, J.) 著 ; 李丹译. — 北京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640-8011-2

I. ①劝… II. ①奥…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6315 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市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 张 / 8

字 数 / 160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23.00 元

责任编辑 / 魏 诺

文案编辑 / 赵兰辉

责任校对 / 卢艳霄

责任印制 / 边心超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上 卷

第一章	埃利奥特一家的经济问题	1
第二章	埃利奥特一家离开凯琳特大厦	10
第三章	克罗夫特将军租下凯琳特大厦	16
第四章	安妮对克罗夫特将军的小舅子 ——温特沃思上校昔日的爱恋	25
第五章	埃利奥特一家迁往巴斯，安妮断后	31
第六章	安妮暂居厄伯克劳斯，克罗夫特将军 入住凯琳特大厦	41
第七章	温特沃思上校到达凯琳特大厦， 初遇安妮	52
第八章	安妮与温特沃思、默斯格鲁夫一家 在厄伯克劳斯共进晚餐	62
第九章	查尔斯·海特重返厄伯克劳斯	73
第十章	温斯罗普拜访海特一家	81
第十一章	去莱姆的旅行	94
第十二章	路易莎·默斯格鲁夫在莱姆的事故	102

下 卷

第一章	安妮造访凯琳特大厦	118
第二章	安妮和拉塞尔夫人到达巴斯	127
第三章	埃利奥特先生应邀前来	135
第四章	埃利奥特先生的如意算盘被揭穿	143
第五章	安妮造访儿时伙伴史密斯夫人	150
第六章	安妮得知路易莎将嫁给本威克中校	160
第七章	温特沃思上校到达巴斯	172
第八章	安妮与温特沃思在音乐会上的对话	179
第九章	史密斯夫人向安妮揭秘埃利奥特先生的品行	190
第十章	默斯格鲁夫一家到达巴斯	209
第十一章	温特沃思写信给安妮，两人和解	227
第十二章	安妮和温特沃思完婚	247

上 卷

第一章 埃利奥特一家的经济问题

萨默塞特郡凯琳特大厦的沃尔特·埃利奥特爵士，以他自得其乐的方式一向什么书都不沾手，却唯独爱看那本《准爵录》。一捧起这本书，他便在闲暇时找到了消遣，在烦恼中寻求到了宽慰。当想起早期获封的爵位已渐渐所剩无几，他不由地感到对昔日里无比的艳羡和崇敬。家中的事情让他感觉不快，而当他想到上个世纪家族多如牛毛的获封时，他那不快的情绪便会自然化作一种怜悯和鄙夷。如果说这本书的其他部分都是索然无味，记录他家族历史的那一部分却总是能引起他永不衰退的兴趣。每当打开他最爱的那一卷，他总会翻到这一页：

凯琳特大厦的埃利奥特

沃尔特·埃利奥特，生于一七六九年三月一日，一七八四年七月十五日与格罗斯特南方庄园的詹姆森·斯蒂文森之女成婚。他的妻子卒于一八〇〇年，诞有以下后嗣：伊丽莎白，出生于一七八五年六月一日；安妮，出生于一七八七年八月九日；一男婴，夭折于一七八九年十一月五日；玛丽，出生于一七九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原先在《准爵录》中只有以上这段文字，但沃尔特爵士为了丰富关于他和家人的描述，在女儿玛丽的生辰后特别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一八一〇年嫁予萨默塞特郡厄伯克劳斯的查理·默斯格鲁夫之子兼继承人查理为妻”，并添

上了他失去妻子的具体日期。他接下来使用惯常的措辞描述了整个家族蓬勃兴起的历史，包括最初如何定居于柴郡，如何作为郡长被记载于达格戴尔的史书，如何成功连任三届国会议员，尽忠效力，收获爵位，以及在查理二世登基后的第一年，先后迎娶了那些玛丽小姐和伊丽莎白小姐们。以上描述洋洋洒洒占据了整整两页十二开纸的页面，末了是家族徽章和徽文：“府邸，萨默塞特郡凯琳特大厦”，以及作为结尾的沃尔特爵士的一句亲笔：“假定继承人，第二位沃尔特爵士的曾孙，威廉·沃尔特·埃利奥特。”

沃尔特·埃利奥特爵士一向自命不凡，觉得自己仪表堂堂，地位更是不一般，这使得爱慕虚荣几乎构成了他的全部性格特征。他自年轻的时候便是位出类拔萃的美男子，如今到了五十四岁依然一表人才。他重视仪表的程度，即使在女人中也很少见，而谈到社会地位带给他那极大的愉悦感，就连新封爵爷的贴身男仆也难以达到。他认为优质外表的重要性仅次于爵位，而书中两者兼得的沃尔特·埃利奥特爵士，一直是他无限崇拜和热爱的对象。

显然，他的美貌和地位使得他有理由获得爱情，也正是沾了这两方面的光，他才娶得了一位人品比他优越得多的妻子。埃利奥特夫人是位杰出的女士，她通情达理，和蔼可亲，如果说我们可以谅解她年轻时凭着一时感情冲动而当上了埃利奥特夫人，那么，她这之后的做法却再也无法找其他借口来开脱了。十七年来，但凡丈夫有不足的地方，她总是尽量不断地迁就、缓和跟隐瞒，这使丈夫真的变得越来越体面。她自己虽说谈不上是这世上过得最幸福的人，但她在履行职责、结交朋友和照料孩子中找到了足够的乐

趣，因此当她不得不离开人间时，她感到非常恋恋不舍。三个女儿中，两个略微年长的女孩也不过十六岁和十四岁，她不得不把她们留给一个自负而愚蠢的父亲抚养和管教，真是件令人忧心的事情。但好在她有位挚友，那是位富有理智、值得尊重的女士，因为对埃利奥特夫人怀有深厚的感情，她后来搬到了凯琳特村，以便能守在她身旁。埃利奥特夫人之所以能坚持正确的原则，对女儿们谆谆教导，主要依赖于这位朋友的好心指点。

且不论亲友们如何期待，这位朋友与沃尔特爵士并未成婚。即便在埃利奥特夫人去世十三年后，他们依然只是近邻和挚友，一个还当鳏夫，一个仍做寡妇。

这位朋友便是拉塞尔夫人，已经处于老成持重的年纪，加之生活条件极其优越，怎么也不会再起改嫁的念头，这一点用不着向公众赔不是，毕竟改嫁比守寡还要使这些人感到忿忿不满。不过，沃尔特爵士之所以没有续弦，就必须得解释一下。实际上，沃尔特爵士也曾很不理智地向人求过婚，私下碰了一两次钉子之后，便从此摆出一副慈父的样子，自豪地为他的几个宝贝女儿打起光棍。如果一定要说是为了女儿们，也只是为了他的那位大女儿。为了伊丽莎白，他倒可能真的会做出牺牲，只不过迄今为止他还不是很乐意那样做罢了。到伊丽莎白十六岁时，她成功地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几乎所有能够得以继承的权利和作用。她长得很漂亮，就像她父亲，她的影响力一直很大，父女俩也因此相处得极为融洽。他的另外两个女儿可就远远没有那样受到重视。玛丽当上了查尔斯·默斯格鲁夫太太，多少也算获得了一些徒有虚表的身价；而拥有优雅心灵和温柔性格的妹妹安

妮，若是碰到个真正有见识的人，她一定会大受抬举，然而在她父亲、姐姐眼里，她却一直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妮子，她的意见无足轻重，她的个人需求也总是被撇在一边——因为她只不过是安妮而已。

而对于拉塞尔夫人来说，安妮是她最宝贝的教女、宠儿和朋友。尽管她对三个女孩都喜爱有加，却唯独在安妮身上，才能依稀看到她们母亲的影子。

几年前的安妮·埃利奥特还是位十分漂亮的年轻女孩，现在的她却早已失去了青春的艳丽。不过，即便是在安妮青春的鼎盛时期，她的父亲也没觉得她有哪些讨人喜爱的地方（因为她纤巧精美的五官，和那双黑眼睛所流露的温柔的神情，完全都不像他），如今她容颜渐褪，瘦弱不堪，自然就更没有什么地方能赢得他的宠爱。原本他就不怎么期望能在那本宝贝书里别的页上读到她的名字，现在就更连一丝希望也不抱了。如此一来，想要结成一桩荣耀美好的姻缘，便全寄托在伊丽莎白身上了，因为他的玛丽只嫁给了一户体面富足的乡下佬，不过是尽把荣耀送给了别人罢了，自己没沾上半点光。有朝一日，伊丽莎白准会嫁个门当户对的好人家。

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位女子到了二十九岁倒比十年前出落得还要漂亮。一般说来，人要是没灾没病，即使到了这个年龄也还不至于失去魅力。伊丽莎白便是这样的情况。十三年前，她开始成为漂亮的埃利奥特小姐，现在依然如故。所以，人们或许可以原谅沃尔特爵士忘记了女儿的年龄，只是至少会觉得他有点愚钝，眼见着别人都已失去美貌，却认为自己和伊丽莎白依然青春常驻；其实他正清楚地看

到，亲朋故旧都在变老。安妮形容憔悴，玛丽面色不算光润，左邻右舍人人都在衰老，拉塞尔夫人鬓角周围的皱纹在迅速增多，这早就引起了他的担忧。

就个人而论，伊丽莎白并不完全像她父亲那样遂心如意。她当了十三年凯琳特大厦的女主人，沉着果断地掌管家事，而这并不会使人觉得她比实际上年轻更多。十三年来，她一直当家做主，亲自制定家规；乘坐着驷马马车，紧随着拉塞尔夫人出入乡下的各种聚会；十三个周而复始的寒冬，在这个小地方所能举办的令人赞赏的舞会上，她总是率先跳起第一支舞；十三个百花盛开的春天，她都会随父亲到伦敦过上几周，享受一段生活在大城市的乐趣。她拥有这一切的经历，当渐渐意识到自己已经二十九岁，心里也不禁浮起了几分懊恼和忧虑。她为自己仍然像过去一样漂亮而感到高兴，却也感觉自己在步步逼近那危险的年岁，倘若能在一两年内结识并交往上一位体面的准男爵，她将多么为之欢喜。到那时候，她将如同年少时一般，再次饶有兴致地捧起那本《准爵录》，尽管眼下她并不喜欢这本书。她总是在书中看到自己的生辰，以及除了一个小妹妹之外，没有记载过别人成婚，这就令它成为了一本令人厌恶的书。不止一次，她父亲把书放在她面前的桌上忘了合上，她便会躲开目光将书一合，然后推到一旁。

另外，她还有过一桩伤心的往事，那本书特别是她的家史部分随时提醒她不能忘怀这段回忆。就是那位准继承人威廉·沃尔特·埃利奥特先生，尽管她父亲总的来说还是在维护他的继承权，但他却使伊丽莎白大失所望。

当伊丽莎白还是位小女孩的时候，一听说她若是没有弟

弟，埃利奥特就是未来的准男爵，她便打定主意要嫁给他，她父亲也一向怀有这个打算。埃利奥特小时候，他们并不认识，然而埃利奥特夫人死后不久，沃尔特爵士便主动结识了他，虽然他的态度没有遇到热情的回应，但考虑到年轻人有羞羞答答、畏畏缩缩的特点，爵士依然坚持着。于是，就在伊丽莎白刚刚进入青春妙龄的时候，他们趁着到伦敦春游的机会，硬是结识了埃利奥特先生。

那时，他是个年纪轻轻的后辈，正在专注于攻读法律。伊丽莎白觉得他十分温和，便进一步确定了拉拢他的各项计划。他们邀请他到凯琳特大厦做客。当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一直在谈论他，期待他，可他却始终没有来。直到第二年春天，他们又在城里见到了他，发现他还是那样和蔼，于是再次鼓励他，邀请他，期待他，然而他还是没有来。紧接着就传来消息，说他已经成婚了。埃利奥特先生没有走爵士父女为他择定的做埃利奥特府第继承人的发迹之道，而是为了赢得自主权，迎娶了一位出身低微的有钱女子。

沃尔特爵士对此感到愤怒不堪。作为一家之长，他觉得这件事理应同他商量才对，特别是在他和那位年轻人公开露面之后。“一定有人见到他们一起出现了，”爵士说道，“一次在塔特索尔拍卖行（伦敦有名的马匹拍卖行），两次在下议院休息厅。”他当然不赞成埃利奥特的婚事，但表面上却又装作不介意的样子。埃利奥特先生从没尝试道歉，仿佛自己今后再不想受到爵士一家人的关照，自然沃尔特爵士也认为他不配受到任何照顾。于是，他们之间的交情自此完全中断了。

几年后，伊丽莎白每每想起同埃利奥特先生的这段尴

尬的历史，便会很生气。她本来对埃利奥特这个人有好感，加之他是她父亲的继承人，就更喜欢他了。她借由着一股强烈的家庭自豪感，认为只有他才配得上沃尔特·埃利奥特爵士家的大小姐。例数天下的准男爵中，还没有哪一位使她如此心甘情愿地承认与之相匹配呢。然而，埃利奥特先生表现得着实过分，伊丽莎白眼下（一八一四年夏天）虽然还在为他妻子戴黑纱，她却不得不承认他已根本不值得别人再去想他。他的第一次婚姻虽然不算光彩，人们却没有理由认定它会长久地被记在心上，若不是他之后做出了更恶劣的事情，那过往所带来的耻辱也早该完结了。然而谁料想，他朋友并非出于恶意却挑起了是非，他们告诉爵士父女说，埃利奥特曾经出言不逊地议论过他们全家人，并以极其蔑视和鄙夷的口吻，诋毁他所隶属的家族和将来由他继承的爵位，偏偏这点是无可饶恕的。

这就是伊丽莎白·埃利奥特内心的情感世界。她的生活既单调又高雅，既富足又贫乏，她心思重重，急待调节和变换。长久以来，她乡下的生活圈平淡无奇，除了到外面从事些公益活动和在家庭里施展持家的才能以外，还余下了不少空闲时间。因而她希望生活中可以多些趣味，借以打发这些闲暇。

可是眼下，除了这一切之外，她又新添了另一桩心事。她的父亲越来越为钱财所苦恼。她知道，父亲现在再拿起《准爵录》，乃是为了忘掉他的商人的累累账单，忘掉他的代理人谢佛德先生的逆耳忠告。凯琳特庄园是一项很大的资产，但是照沃尔特爵士看来，依然是与主人应有的身份不相称。埃利奥特夫人在世的时候，把家庭管理得井井有条，需求有

度，节省开销，使得沃尔特爵士恰好收支相等。但随着夫人的离去，一切理智也便毁于一旦，从那时起，沃尔特爵士总是入不敷出。他只是专注于做他迫切需要做的事情而不是尝试节约开支。尽管这并不能怪他，但他的确正在步入可怕的债务之中，因为人们经常说起，因此再向女儿进行隐瞒，哪怕只是部分隐瞒，也是徒然的。去年春天进城时，他向伊丽莎白暗示，甚至直白得像这样说道：“我们可以节省些开支吗？你是否想到我们有哪些部分是可以节省的？”说句公道话，伊丽莎白一方面感到惊慌，另一方面也马上认真开始思考起来他们应该怎么办。她最后提出了可以用于节省的两个方面：一是免掉不必要的施舍，二是不再为客厅添置新家具。这仅是两个应急的法子，接着她又想出了一个自觉很妙的点子：打破每年的惯例，以后不再给安妮带礼物。但是，这些虽说都是不错的想法，却不足以补救眼下严重的窘境。不久以后，沃尔特爵士终于不得不向女儿承认了事情真正的严重性。伊丽莎白再想不出任何可能更有成效的办法，她同父亲一样，觉得自己时运不济，受尽了虐待。他们两人谁也想不出什么办法，能做到一方面既能减少开支，另一方面又不会有损他们的尊严，不会抛弃他们的优越舒适的条件以至达到无法容忍的地步。

沃尔特爵士仅有权处理自己一小部分的田产。不过，即使他可以卖掉每一亩土地，那也无关紧要。他可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外抵押土地，却是决不肯屈尊降贵地出卖土地。没错，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自己的名声辱没到这般田地。凯琳特庄园是怎样传给他的，他也会同样完完整整地传下去。

他们的两位知心朋友被请来替他们出谋划策——一位是

住在附近集镇上的谢佛德先生，一位是拉塞尔夫人。沃尔特爵士父女俩似乎认为，他们两人中至少会有一位能够想出个什么办法，既能帮他们摆脱困境，减少开支，又不至于使他们失去体面和自尊。

第二章 埃利奥特一家离开凯琳特大厦

谢佛德先生是位斯文谨慎的律师，无论有任何想法或者同沃尔特爵士有任何不和，都宁可由别人提出，而他自己只是推托说想不出什么意见，委婉地劝说大家听听拉塞尔夫人的想法。而鉴于拉塞尔夫人是位有名的聪明人，谢佛德先生希望最终被采取的方案，完全可以期待由她来提出。

拉塞尔夫人着实真心在为这件事情感到焦虑，于是很是认真地做了一番思考。思维敏捷且更是办事稳健的拉塞尔夫人，在这件事上发现了两个对立的原则，这使她一时很难做出决定。她本人十分诚恳，也很讲究体面，她像其他通情达理的人一样，从贵族的角度设身处地地思考，如何既不伤及沃尔特爵士家庭的声誉，又能成功缓解他们的窘境。她是位善良宽厚的好女人，她感情真挚，品行端正，言谈举止皆被视为有教养的典范。一般情况下，她都非常明事理。不过，她的确有些偏爱名门贵族和尊崇高官，所以对贵族们的缺点便有点视而不见。她自己仅是个骑士的遗孀，因而对一位准男爵也尊崇备至。沃尔特爵士不仅是她的老友、亲近的邻居、热心的房东、密友的丈夫以及好姐妹安妮的父亲，也是她心目中的沃尔特爵士，他如今陷入了困境，自然会引起她深切的理解和同情。

毫无疑问，他们必须节省开支。但是她很想在不给沃尔特爵士和伊丽莎白带来痛苦同时，把这件事情办好。她拟定了节约计划，进行了精确的计算，并且做出了别人不会想到的事情：她征求了安妮的意见，而在别人看来，这位安妮似

乎对这件事情没有丝毫兴趣。而且在最后递交给沃尔特爵士的那份节约计划中，多多少少受到了安妮的影响。安妮的每一点修改意见，都基于实事求是的角度。她希望通过更加有力的措施，实现一个更加彻底的改革，以使全家更快地从债务中解脱出来，就是说措施应当合乎情理这个原则高于其他一切。

“如果我们能说服你父亲接受这些，”拉塞尔夫人一面看着她的方案，一面说道，“那问题就解决一大半了。如果他肯采纳这些措施，那么七年后便能还清债务。我希望我们能让他和伊丽莎白认识到：凯琳特大厦本身是体面的，这不会因为缩减开支而受到影响；沃尔特·埃利奥特爵士是有尊严的，而在明智人的心中，这种真正的尊严不会因为他按照原则办事而受到损害。事实上，他要做的不正是许多名门世家做过或者应该做的事情吗？他的情况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这种特殊论往往会更大程度地导致我们的苦难，并在我们做事时成为阻碍。我们很有可能说服他。我们一定要认真果断，因为毕竟负债总要偿还。虽然我们要充分照顾像你父亲这样一位绅士、家长的感情，但是我们更要注意维护一个诚实人的人格。”

这项原则正是安妮希望她父亲遵守的，希望他的朋友敦促父亲接受的。她认为，在最短的时间内，采取全面的节约措施偿清一切债务是当务之急，若做不到这点则没有什么尊严可谈。她要求把这一条作为正式的规定，成为大家的一项责任。她确信拉塞尔夫人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就像她自己凭着良心提出的严于克己，她相信，要说服大家来一场彻底的改革，也许不会比动员一半的改革更加难。凭借她对父亲和

伊丽莎白的了解，看着拉塞尔夫人提出的那个过于温和的节俭计划，她觉得减掉一对马不见得比减掉两对马更令他们好受些。

安妮那些更苛刻的计划会遭遇何种反应，这已经无关紧要了，就连拉塞尔夫人的计划也根本没有获得认同：对方无法接受，简直无法容忍。“什么！去除生活中的一切舒适条件！旅行、仆人、马匹、餐会——样样都要缩减和限制！那么以后的生活就连个无名绅士都不如了！不，我宁可立刻离开凯琳特大厦，也不愿意在这样的条件下屈尊地生活。”

“离开凯琳特大厦！”谢佛德先生立即接过话。他一心想要促使沃尔特爵士改革，然而他又十分清楚，倘若不让他换个住所，这件事绝对无法进行。“既然有权发号施令的人提出了这个想法，”他说，“那我也可以毫无顾忌地承认：我完全同意这个意见。据我看来，沃尔特爵士在大厦里既然要保持家族的体面、好客的声誉，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若换个别的地方，沃尔特爵士依然能受到人们的敬仰，能自己做主，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安排家务。”

沃尔特爵士准备离开凯琳特大厦。在几天的犹豫之后，去向的问题终于解决了，这次重大变革的初步方案也基本成形了。

有三个可供选择的去处：伦敦、巴斯和位于乡下的另外一处住所。安妮满心希望选择后者。那是一幢离他们庄园不远的小房子，住在那里可以同拉塞尔夫人继续交往，而且与玛丽距离不远。时常还可以有机会欣赏到凯琳特的草坪和树林，这正是安妮想要的。但似乎安妮的命运总是如此，真正